

《金匱要略》

病因学研究

张光霁 朱爱松 主编



金匱要略

非外借



科学出版社

《金匱要略》  
病因學研究

張光霽

朱愛松

主編

科學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金匱要略》病因学说上承《黄帝内经》病因学说之奥旨，下开陈言三因分类之先河，在中医病因学说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占有重要地位。《〈金匱要略〉病因学研究》沿用《金匱要略》的篇章形式，选取各章节中与病因相关的条文，分列古代与近现代医家对条文的注释并加以评述，继而对各篇章疾病进行病因方面的总结性分析，再列医案加以佐证，多方位多角度展示《金匱要略》在病因学方面的突出贡献。《金匱要略》作为《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对疾病的诊断、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预防调护等方面均有系统论述，且病因学特色明显。本书深入剖析张仲景《金匱要略》病因学内容，以期从中医经典中汲取精华，把握中医病因学理论体系的精髓，为临床杂病的审因论治提供更为详实可靠的理论依据，以便更好地指导临床。

本书可作为中医临床、教学、科研之参考，适合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疗、科研人员及中医院校师生阅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匱要略》病因学研究 / 张光霁, 朱爱松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01

ISBN 978-7-03-060350-0

I. ①金… II. ①张… ②朱… III. ①《金匱要略方论》-病因学-研究 IV. ①R22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300759 号

责任编辑: 刘 亚 / 责任校对: 张凤琴

责任印制: 徐晓晨 / 封面设计: 北京图阅盛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1/2

字数: 312 000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 本书编委会

主 编 张光霁 朱爱松

副主编 申 力 何伟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顺序)

于宗博 申 力 白 洁 朱爱松 刘 磊

许继文 李 静 李金霞 李晓娟 杨敏春

肖 倩 何伟明 张广顺 张仕杰 张光霁

陈滨海 钟明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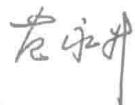
# 范 序

《金匱要略》是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治疗杂病的专书。该书建立了以病为纲、病证结合、辨证施治的杂病诊疗体系，创制了应用广泛、配伍严谨、疗效显著的杂病治疗经方，对中医临床学科的发展影响深远，故被古今医家称为“医方之经”“方书之祖”。

《金匱要略》前 22 篇，计原文 398 条，共载方剂 205 首，用药 155 味，仅篇名中的病名就有 40 多种。无疑这是一部临床实用性强的经典著作，然就目前临床医者而言，重视方证相合的多，留心病因作用的少。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说：“凡人之所苦谓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谓之因。如同一身热也，有风、有寒、有痰、有食、有阴虚火升，有郁怒、忧思、劳怯、虫病，此谓之因。知其因则不得专此寒凉治热病矣。盖热同而所以致热者不同，则药亦迥异”，说明辨明病因病机在诊治疾病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实，《金匱要略》除了《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有专论病因病机外，其余各篇均把病因病机作为重要内容，论述时脉因证治合为一体。譬如《金匱要略·痉湿喝病脉证第二》第 27 条原文“太阳中喝，身热疼痛，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就是指病因病机。又如《金匱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第 15 条原文“胁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寒”，既断其证候，也言其病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张光霁教授一直致力于病因病机研究，有颇多成果。此次他又带领团队围绕《金匱要略》的病因展开系统研究，编写了《〈金匱要略〉病因学研究》一书。该书系统收集了古今医家研究《金匱要略》病因方面文献，深入剖析了《金匱要略》各个疾病的病理机制，对深入理解《金匱要略》病因病机学说大有裨益。该书的面世填补了《金匱要略》病因研究领域的空白，对《金匱要略》学术体系的完善及指导中医临床具有重要的作用，也希望在未来的中医发展进程中，会有更多学者加入《金匱要略》病因学研究中来，以此推动中医药事业更加蓬勃发展。

因于此，故乐为之序！



戊戌年立夏于浙江中医药大学

## 连 序

提到病因，许多中医学者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一定是陈无择和其所撰写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的确，陈无择提出的“三因理论”，标志着病因学说的基本形成，对后世病因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任何学术高度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套用现代的话来讲，陈无择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有如此的成就。追本溯源，在陈无择之前，病因学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早在春秋时期，《左传·昭公元年》中就有关于六淫病因的记载，“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然而当时病因的概念也仅仅是萌芽，直到战国时期，《黄帝内经》问世，局面才大有改观。《黄帝内经》中的病因“二分法”“三分法”，汉代《金匱要略》中的“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乃至隋代《诸病源候论》中的“乖戾之气”“转相染易”等，均对病因学说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于陈无择而言更是莫大的启发。

《金匱要略》作为“方书之祖”，病因理论鲜为人所关注，最值得称道的便是首篇“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灾难，不越三条”的三因理论。“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凡详之，病由都尽”。许多学者认为，张仲景所述三因，内因和外因虽从不同角度描述，但本质都为六淫致病，三因归结起来其实仅为“客气邪风”和“房室、金刃、虫兽所伤”，至陈无择加入“七情”为内因后，三因理论才算完整。但从另一方面考虑，《伤寒杂病论》本是一个整体，《金匱要略》虽述杂病，但与《伤寒论》所述伤寒病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清·尤在泾所言：“盖仲景之论，以客气、邪风为主，故不从内伤、外感为内外，而以经络、脏腑为内外。”从某种层面来讲，如果说《伤寒论》主要从六经的角度探讨疾病的发生、传变规律，那么《金匱要略》则可看作是从脏腑的角度，探求各病的因机证治。从宏观角度看待《伤寒杂病论》，甚至可以大胆推测，张仲景所作《伤寒论》，更多偏向于经络传变，为“外皮肤所中也”，而《金匱要略》则更多为脏腑疾病，“为内所因也”。这样也许可将《伤寒杂病论》的体系融会贯通，也从侧面反映出张仲景缜密的逻辑思维。

正如上文所言，《金匱要略》的内因不同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之后的内因概念，但若仔细研读就会发现，张仲景在《金匱要略》中其实不乏有关后世意义上

内因的表达。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到“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与肢体，为内所因”，将七情列为内因的主要表现形式。在《金匱要略》中，虽未明确提及“七情”，但确有有关情志致病的条文。如《金匱要略·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曰：“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明确指出“惊恐”可以致病。不仅如此，《金匱要略》中关于饮食不当、劳逸失度及痰饮、瘀血等基本病因均有较为深入的认识，甚至还对某些疾病的病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金匱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中，仲景承《黄帝内经》“五劳”，即“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之说，提出了“七伤”的病因观点，“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营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针对“七伤”所致的虚劳干血，以缓中补虚之法治之，时至今日仍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再如《金匱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曰：“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虚”“积冷”“结气”，亦将妇人杂病病因概括得较为全面。由此可见，《金匱要略》各章节中有关病因的论述不乏精妙之语，值得深入剖析。

中医历来强调辨证审因，治病必求其本，方能妙手回春，药到病除。面对患者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医者极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金匱要略〉病因学研究》一书的刊行，为《金匱要略》的研究方向增添了新的思路，也为现代中医临床工作者敲响了晨钟。在倍感欣慰的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学者关注，并投身于《金匱要略》乃至更多古籍的病因研究中来，从病因这一本源中探求疾病的论治方法，也许可以打破现今某些难治性疾病的治疗困境。届时，将有更多患者减轻病痛，早日康复，从中受益，这也是我们作为医者，最乐意看到的结果。故乐为之序。



2018年4月5日于杭州无我斋

# 前 言

《金匱要略》是“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的杂病部分，约成书于公元 205 年。《金匱要略》是张仲景治疗杂病毕生诊疗思路与经验的高度凝练，书中总结了汉代以前丰富的临证经验，提供了辨证论治及方药配伍的一些基本原则，具有很高的理论学术价值及临床指导意义，为后世中医各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杂疗方、禽兽鱼虫禁忌、果实菜谷禁忌外，《金匱要略》前 22 篇共载条文 398 条，陈方 205 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杂病专书。自北宋刊行（1065 年）以来，历朝历代，系统研究《金匱要略》者屡见不鲜，据不完全统计，历代注释、方论及歌括已有百余家之多。时至今日，《金匱要略》仍是每个中医学者必读书目之一，其对现代临床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足见其深远的影响力。

《金匱要略》论杂病，理法方药齐备，本书主要探讨《金匱要略》在病因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张仲景在《金匱要略》首篇提出病因的三因分类法，即“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上观《黄帝内经》，病因学说的内容已有所体现。《素问·调经论》曰：“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将病因分为阴阳两个方面。《灵枢·百病始生》亦有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黄帝内经》病因三分类法，是在阴阳分类的基础上，将外邪与内因的概念融入其中，使病因的分类更加明晰。张仲景《金匱要略》承袭《黄帝内经》，在三分类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之法，将《黄帝内经》中较为模糊的病因学轮廓变得清晰。不仅如此，《金匱要略》病因相关内容也为后世病因学说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奠基作用。南宋·陈无择所撰《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学专著，将病因归纳为内因、外因及不内外因，即“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踈折，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不内外因”。陈无择在深入研究张仲景三因的基础上，结合《黄帝内经》五志太过致病的理论，提出了“内则七情，外则六淫，不



内不外，乃背经常”的观点，至此，中医病因学说基本成形。可见，张仲景《金匱要略》对病因学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除首篇提出“三因”之外，各篇中的具体病因亦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深入解读《金匱要略》各疾病形成原因，必将对进一步丰富《金匱要略》研究学术内涵有所贡献，尤其对中医临床工作者大有裨益，这也是本书刊行的初衷所在。

本书编写体例沿用《金匱要略》的篇章形式，每章节选取与病因相关的条文，条分缕析，分列古代医家及近现代医家对条文的注解并加以评述，在每章结尾处进行病因总结性分析，并附相关医案，希望对病因学乃至中医学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由于水平所限，在注释、讨论、文字等方面，难免存在不当之处，匆促付印，衷心希望读者多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进一步修改与完善。

编 者

2018年3月16日

# 目 录

范序	
连序	
前言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治第一	1
痉湿喝病脉证治第二	12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	29
疟病脉证并治第四	39
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	44
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	61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	72
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	81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	86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	93
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102
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	120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	134
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139
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150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	158
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	163
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	173
跌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病脉证治第十九	178
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第二十	182
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	191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200
后记	222

#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治第一

本篇是论述脏腑经络疾病及其脉证的一般法则，主要提出了脏腑经络的辨证方法及对疾病的先后传变作了原则性的提示，具有纲领性的意义。本篇中关于病因的条文有三条，体现了仲景对于疾病发病学的认识，其中提出的病因“三途径说”在中医病因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 病因原文

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二)

## 1 古代注解与病因探究

### 1.1 古代注解

明·赵以德《金匱方论衍义》云：“所谓五常者，五行经常之气也……人在气交中，秉地之刚柔以成五脏百骸之形；秉天之阴阳以成六经之气……其外感者，皆客气也。主客之气，各有正、不正，主气正则不受邪，不正则邪乘之；客气正则助其生长，不正则害之。主气不正者，由七情动中，服食不节，房欲过度，金刃虫兽，伤其气血，尽足以虚之；客气之不正者，由气运兴衰，八风不常，尽足以虚之……《灵枢》曰：‘虚邪不能独伤人，必因身形之虚，而后客之’，又云：‘风寒伤人，自孙络传入经脉、肌肉、筋骨，内伤五脏。’仲景所谓人能养慎，不令邪中，为内外所因者，盖取诸此，以分表里者也，非后世分三因之内因也。语同而理异。三因之内因，由七情房室，虚其元真，以致经络脏腑之气，自相克伐者也。”

清·尤在泾《金匱要略心典》云：“人禀阴阳五行之常，而其生其长，则实由风与气。盖非八风，则无以动荡而协和；非六气，则无以变易而长养。然有正气，即有客气；有和风，即有邪风。其生物害物，并出一机，如浮舟覆舟，统为一水。故得其和则为正气，失其和即为客气，得其正则为和风，失其正即为邪风，其生物有力，则其害物亦有力，所以中人多死。然风有轻重，病有浅深，约而言之，不越三条：一者邪从经络入脏腑而深，为内所因；二者邪在四肢九窍、皮肤、沿流血脉而浅，为外所因；三者病从王法、房室、金

刃、虫兽而生，为不内外因，所谓病之由也。”

清·陈修园《金匱要略浅注》云：“此以风气二字，提出全书之大主脑也。上论肝病，按虚实体用之治法，为开宗第一义，可知独重者在此。此节即畅发之，风气二字宜串讲，切不可泥旧注以八风六气板之也。六气之害人，在风尤为亲切，但五气有损无益，风则生长因之。《内经》云：‘风生木，木生肝。’又云：‘神在天为风。’又云：‘大气举之。’佛经以风轮主持天地。人得风气以生，日在风中而不见风，鼻息出入，顷刻离风即死。可知人之所以生者，风也。推而言之，木无风，则无以遂其条达之情；火无风，则无以遂其炎上之性；金无风，则无以成其坚劲之体；水无风，则潮不上；土无风，则植不蕃。书中切切以风为训，意者，和风一布，到处皆春矣。所患者，风失其和，即为客气邪风，所以特立三因救治之法。考后贤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以六淫邪气所触，病从外来者为外因；五脏情志所感，病从内生者为内因；饮食房室，跌扑金刃所伤，不从邪气情志所生者，为不内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气邪风为主，故不以外感内伤为内外，而以经络脏腑为内外也。”

## 1.2 病因探究

“天人合一”，人时时刻刻处在自然环境之中，与自然环境可谓是相互依存。《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此为总论，本篇最后作者又详列真人、至人、圣人如何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界形成“天人合一”的境界。《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春三月，此为发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养生之道也……夏三月，此为蕃秀……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养长之道也……秋三月，此谓容平……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养收之道也……冬三月，此为闭藏……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养藏之道也……”，此处作者具体说明人如何适应自然四季，随四季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作息。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就提出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等强调内因的发病学观点。可见，《内经》已经认识到了“正虚邪中”。另外，《素问·调经论》云：“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把病因分成阴阳两类，奠定了病因二分类法的基石。宋·陈无择对仲景病因“三分类”法推崇备至，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五科凡例》中言：“《金匱》之言，实为要道。”然而陈无择认为仲景所论有所欠缺，因此在继承仲景的基础上，结合《内经》五志太过致病的理论，对病因做出了更合理的分类，将七情内伤概括为“内因”类，对外因与不内外因的论述，仍衷仲景之说。因此，可以说，仲景的病因分类法在中医病因学分类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学术地位。

## 2 近现代诠释与病因探究

### 2.1 近现代诠释

曹颖甫在《金匱发微》中曰：“人禀五常，不过言人之禀五德耳，《浅注》谓日在五气之中，非也。玩以下方说到风气，便知所谓因风气而生长者，人得风中空气，则精神爽健，

然必清晨吸受，方为有益，故昔人多有吹卯时风而得大寿者，然亦不可太过，过则为病。譬如今人多喜吸受空气，甚至天寒地冻，夜中开窗眠睡，有不病伤寒者乎！此即风气生万物，亦能害万物之说也。是何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乎？要惟本体强者，乃能无病，故藏府元气充足，呼息调畅，然后眠食安而营卫和。若外来之客气邪风，亦当思患预防，否则中人多死。假如风中皮毛肌腠，则病伤寒中风。风中于筋，则病拘挛；风中于府藏，即口噤不识人；风中于头，则颠眩，或疼痛，或口眼不正；风中于体，则半身不遂，是谓邪风。且风为百病长，合于燥则病燥，合于湿则病湿，合于寒则病寒，合于暑则病暑，是谓客气。然治之得法，犹有不死者。若夫疫疠之气、暴疾之风，中人往往致死。此节为全书大纲，故特与外因、内因、不外不内因三条以为之冠。”

刘渡舟在《金匱要略詮解》中曰：“本条论述人与自然环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禀五常’是说人禀五行之常，而其生长存活，则胥赖于风气。所以，‘因风气而生长’这句话，指出了生命的条件离不开空气，空气，也就是风气。四时风气流行，适宜于自然界气候的要求，便能生长万物；若是不正常的自然气候，则能毒害万物，对人来说，就将变为一种致病因素。虽然如此，致病因素能否导致疾病的发生，还决定于人体的正气抗邪能力。只要五脏的元真之气充实，营卫通畅，抗病能力强，就能适应反常气候，而不受邪气影响，反之，邪气病毒才能乘虚而入，侵害人的机体，甚至造成死亡。致病原因有三：一是正气已虚，经络受邪传入脏腑；二是正气未虚，客气邪风中于皮肤，传于血脉，使四肢九窍脉络，壅塞不通；三是由于房室过度，内损其精，另外金刃虫兽外伤其形，这是另一种致病因素，与上述的原因不同。”可见，仲景从“天人合一”的角度论述“风气”可养人，亦可害人，以“水能浮舟，亦能覆舟”来做形象的比喻。后以“客气邪风”中人之浅深为异分为“外皮肤所中”与“内所因”，将非外邪所中之“房室、金刃、虫兽”另归一因。

## 2.2 病因探究

现代有学者从人与自然相关出发，将外邪统称为“风气”，并指出“风气”与人体系统相互作用的正反两面，即人与自然和谐则“生万物”，人与自然不和谐则“害万物”，这不仅是后世提出六气与六淫相互转化关系的基础，也客观指出人与所处自然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关系。

李致重认为在讲内因和外因时，首先要区分“常和变”的问题，或者说“常和邪”的问题。《金匱要略》说：“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这里所讲的“五常”指天地间的五行，“风气”指四时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正常情况下的五行变化和六气更复，是其常，是人的生生之本，故曰“水能浮舟”。而五行的异常变化和六气的太过与不及，是其变，是致病的因素，故曰“亦能覆舟”。所以讲病因的时候提到六淫邪气，就是指四时主气的太过或不及。曲衷从正邪胜负观点出发，认为内在的体质因素与外邪因素，究竟谁对外感病发病的影响占主导地位，要视正邪双方相互作用的情况而定。

吕志杰教授认为本条条文中仲景在“天人相应”的基础上，认为感受外邪，而人体正气不足，则邪气内传，此为“内所因”；若感受外邪，正气充足，邪停滞于四肢九窍，延留血脉，并未内传，为“外皮肤所中”，以上邪气感人之后内传与否与正气强弱有关。“房室、

金刃、虫兽所伤”，则与外邪无关。可见，仲景的病因学说强调了“客气邪风”，也指出了“内所因”，但并未明确何为“内所因”。后世陈无择在仲景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外感六淫之邪“为外所因”；内伤七情“为内所因”；而六淫、七情之外的诸多致病因素“为不内外因”。

## 病因原文

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八）

### 1 古代注解与病因探究

#### 1.1 古代注解

清·徐忠可在《金匱要略论注》中曰：“此论天气之来，有过不及，不言及医，然而随时制宜在其中。”又云：“四时之序，成功者退，将来者进，故概曰至。然参差不齐，故有先至、不至、不去、太过之问。因言岁功之成，以冬至后甲子起少阳，六十日阳明，六十日太阳，六十日太阴，六十日少阴，六十日厥阴。王各六十日，六六三十六，而岁功成。即少阳王时言之，则以未当温和而温和者，为先至；已当温和而不温和者，为不至；或大寒不解，为不去；温热太甚，为太过。其于他时甲子日，亦概以此法推之。若人在气交之中，有因时而顺应着；有反时而衰王者；有即因非时异气而致病者，故须熟审时令之气机。”

清·尤在泾在《金匱要略心典》中曰：“上之至谓时至，下之至谓气至，盖时有常数而不移，气无定刻而或迁也。冬至之后甲子，谓冬至后六十日也……当以冬至后六十日花甲一周，正当雨水之候为正……云少阳起者，阳方起而出地，阳始生者。阳始盛而生物，非冬至一阳初生之谓也，窃尝论之矣。夏至一阴生，而后有小暑、大暑；冬至一阳生，而后有小寒、大寒。非阴生而反热，阳生而反寒也。天地之道，否不极则不泰；阴阳之气，剥不极则不复。夏至六阴尽于地上，而后一阴生于地下，是阴生之时，正阳极之时也；冬至六阳尽于地上，而后一阳生于地下，是阳生之时，正阴极之时也。阳极而大热，阴极而大寒，自然之道也。则所谓阳始生天得温和者，其不得与冬至阳生同论也审矣。至未得甲子而天已温，或已得甲子而天反未温，及已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或如盛夏五六月时，则气之有盈有缩，为候之或后或先，而人在气交之中者，往往因之而病。惟至人为能与时消息而无忤耳。”

清·黄元御在《金匱悬解》中曰：“《难经》：冬至后，得甲子，少阳旺，复得甲子，阳明旺，复得甲子，太阳旺，复得甲子，太阴旺，复得甲子，少阴旺，复得甲子，厥阴旺。旺各六十日，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岁，此天人之所同也。五行之序，成功者退，将来者进。冬至之后，甲子之日，夜半之时，少阳初起。少阳之时，一阳始生，天气渐向温和，



节候之正也。以未得甲子，而天因温和，来气太早，此为未应至而已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来气太迟，此为应至而不至也。以既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能解，此为已至而不去也。以方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应至而太过也。此天气之不正。天人同气，人之六气，随天之六气而递迁。《难经》：少阳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长，阳明之至，浮大而短，太阳之至，洪大而长，太阴之至，紧大而长，少阴之至，紧细而微，厥阴之至，沉短而敦。人气不正，则脉不应时，而太过不及之诊见矣。”

## 1.2 病因探究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疴疾不起，是谓得道”，此即上条“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之义。将其运用于本条亦通，即对于气候有常有变，我们要随其变而变，所谓“从之则疴疾不起”。

## 2 近现代诠释与病因探究

### 2.1 近现代诠释

刘渡舟在《金匱要略诠解》中曰：“本条指出气候与节气相适应，气候的太过或不及，都会影响人体而发生疾病。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每个节气的气候各不相同。冬至之后的雨水节（即第一个甲子日的夜半），正是少阳当令的时候，阳气开始生长，气候转为温和，这是正常的气候规律。如未到雨水节，而气候转温和，此为未至而至，时令未到，气候先到；如已至雨水节，而气候未转温和，此为至而不至，是时令已到，气候未到。如已至雨水节，气候仍然很冷，此为至而不去，是时令已至雨水节，而寒冬之气犹然不去；如已到雨水节，气候变得太热如盛夏之时，此为至而太过，是时令已超过雨水节，则为至而太过。总之，凡是气候未至、不至、不去、太过皆属异常之气候，都会影响人体的气血而发生疾病。”

李克光在《金匱要略译释》中曰：“节令与气候变化，本当相应，如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是正常的自然规律，有利于万物生长。本条所说‘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实际即是冬至后六十天的雨水节，此时阳气开始从地面生发，故称‘少阳之时，阳始生’，说明气候渐转温和，时与气相符合，是为正常气候。原文中从‘以得甲子’之后，主要说明时令与气候不相适应的情况，包括太过与不及，如未到雨水节，而气候已温暖，这是时未至而气已至；如已到雨水节，气候尚未温和，这是时已至而气未至；如已到雨水节，气候仍然很冷，这是时令已至，而严寒气候当去不去；如已到雨水节，气候变得像盛夏一样炎热，这是气候至而太过。以上所说的太过或不及，都属于反常现象。总之，非其时而有其气，就容易酿成六淫外感或时病流行，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所说：‘应则顺，否则逆，逆则变生，变生则病。’”可见，人与自然息息相关，我们应当内养正气，外慎邪风。

连建伟在《连建伟金匱要略方论讲稿》中曰：“预防温病、预测温病是有意义的。如果

是‘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那肯定要出毛病了。‘以得甲子，而天温和如盛夏五六月时’，肯定大毛病都要来了，温热病、瘟疫要来了，但是那时的瘟疫不一定叫‘非典’……早在1800年前，仲景就看到这个问题了，看到气候的变化对疾病产生的影响……如果天不肯风调雨顺，要‘未至而至’‘至而不至’‘至而不去’‘至而太过’，那人们肯定要出毛病，因此我们做医生的就要预防。所以本条对预防温热病、预测是不是会发生温热病，都有相当的帮助。”

## 2.2 病因探究

刘济跃等认为《内经》运气学说对后世医家及各个学科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汉·张仲景《伤寒论》中的三阴三阳六经传变和择时服药思想等均来源于此，其《金匱要略》中就有《内经》运气七篇大论中的内容如“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等。左帮平等认为天文历法是我国古代的一门重要学科，对古代的各个学科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祖国医学就处处闪耀着天文历法的光辉，同时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初来源，因此要想更好地继承中医学术，学习掌握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必要的。文章还从天文历法的角度初步论述了《金匱要略》中“甲子夜半”的含义，认为：①《金匱要略》原文中的“甲子”是具体的干支日名，而不是60日的代称；②“少阳起”“阳始生”的关键在于冬至与甲子相感应。

## 病因原文

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槩托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湿伤于下，雾伤于上。风令脉浮，寒令脉急，雾伤皮肤，湿流关节，食伤脾胃，极寒伤经，极热伤络。（十三）

### 1 古代注解与病因探究

#### 1.1 古代注解

清·徐忠可在《金匱要略论注》中曰：“然邪之所以只伤阳，所以只伤阴，所以在表，所以在里，所以在上，所以在下，所以在脾胃，则邪有清浊不等，大小不同，或止饮食之异耳。其所伤之时节浅深，亦各于邪所中时分之。故曰五邪中人，各有法度。五邪者，即风、寒、湿、雾、食也。风为阳邪，故中于前。前者，朝也，卫也。寒为阴邪，故中于暮。暮者，晚也，荣也；湿为浊邪，故伤于下；雾为清邪，故伤于上；风性轻扬，故令脉浮；寒性敛束，故令脉急；雾性清阳，故走皮肤；湿性阴浊，故流关节；饮食，脾胃主之，故伤止脾胃，不及经络腠理；极寒伤经，冬月阳不在外，故无以外固，而邪伤及经，所以有正伤寒之说也；极热伤络，夏月阳气在外，暑热并之，汗出络虚，所以有痲疖，中暑等病，而无六经之伤寒也。”



清·尤在泾在《金匱要略心典》中曰：“清邪，风露之邪，故居于上；浊邪，水土之邪，故居于下；大邪漫风，虽大而力散，故中于表；小邪，户牖隙风，虽小而气锐，故中于里；谷饪，饮食之属，入于口而伤于胃者也。是故邪气有清浊大小之殊，人身亦有上下、表里之别，莫不各随其类以相从，所谓各有法度也。故风为阳而中于前，寒为阴而中于暮，湿气浊而伤于下，雾气清而伤于上，经脉阴而伤于寒，络脉阳而伤于热，合而言之，无非阳邪亲上，阴邪亲下，热气归阳，寒气归阴之理。”以上两说可以互相参考。

清·周扬俊在《金匱玉函经二注》中曰：“人之一身，上下表里尽之矣。而所谓清浊大小邪者，一为雾露，一为地浊。本天者亲上，本地者亲下。百病之长，伤人之阳，肃杀之气，伤人之阴者是也。从口入者为内伤，亦足使人发热腹痛，喘呕胀满，不去其陈而致新，不足以为功。然邪之本于外中者，因乎六气，乃仲景以为五邪。如风寒湿雾热，而遗燥之一气，岂非以风寒与火，皆足以成燥。则燥本非一致，而其情已兼三气之内欤。夫风之伤人，三时俱有，若寒必于冬。故云暮，其脉证详于伤寒论中矣。而仲景复详于此者，以其统论病之阴阳，不可不言天地之阴阳；分论人之五脏，不可不言所淫之五邪。盖五气之胜在天地，五行之不足在人也。故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

## 1.2 病因探究

对于邪气的这些特性，《内经》和《儒门事亲》亦有相似的描述，引列于下，以便参考。《灵枢·百病始生》云：“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儒门事亲》云：“天之六气，风暑水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故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

## 2 近现代诠释与病因探究

曹颖甫在《金匱发微》中曰：“风露中人，挟高寒之气，故清邪居上；湿热蕴蒸，挟地中水气而出，故浊邪居下。六气中人，起于皮毛，故大邪中表；气体先虚，邪乃乘之，故小邪中里。槃即谷字，传写者误作槃耳，饪尤本作饩，饼也。谷饪之邪，从口入者，为宿食，胃中胆汁、胰液不足，消化之力薄也。曰‘五邪中人，各有法度’。谓邪之中人，各不可变易之处。风为阳邪，已至未上，为阳气方盛，故风中于前；寒为阴邪，申至戌上，为阴风始出，故寒中于暮；湿从地升，故中于下，足先受也；雾散空中，故中于上，头先受也。风脉浮缓，其表疏也；寒脉浮急，其表实也；雾伤皮腠，乃生癣疥；湿流关节，因病历节；食伤脾胃，是病腹痛；极寒伤经，项背斯痛；极热伤络，不病吐衄，即圜脓血，可以识辨证之大纲矣。”

刘渡舟认为“清邪居上”“雾伤于上”“雾伤皮腠”，谓雾露轻清之邪，伤于上部皮腠